

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二集

中外文化比较研究



ॐ

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二集

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

中外文化比较研究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责任编辑：曹月堂

封面设计：宁成春

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二集

中外文化比较研究

ZHONG WAI WENHUA BIJIAO YANJIU

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5 印张 249,000 字

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~7,000

定价 4.45 元

ISBN 7-108-00166-7/B·49

目 录

论中西文化交融	周谷城 (1)
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	季羨林 (15)
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	庞 朴 (23)
从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看当今中国文化 发展的若干问题	汤一介 (40)
从文学的汇合看文化的汇合	乐黛云 (50)
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其创新	〔美〕杜维明 (64)
从东西文化的比较看中国文化 发展的前景	〔美〕杜维明 (93)
中国传统哲学中普遍性和现代 性问题的试探	〔澳〕姜允明 (122)
从本体诠释学看中西文化异同	〔美〕成中英 (144)
西方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学	邹 诜 (158)
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评价	〔美〕魏斐德 (181)
印度禅与中国禅	〔美〕冉云华 (194)
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	周一良 (213)
中日古代文化会合轨迹初探 ——变异体复合文化刍议	严绍璦 (236)
香港与中外文化交流	〔香港〕赵令扬 (251)

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和文艺复兴	包遵信 (263)
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	[美]成中英 (281)
西方当代文学艺术	[美]刘年玲 (307)
后记	编 者 (330)

论中西文化交融

周谷城

(一)

对于所谓文化,我没有下定义,也不想下定义。的确有那么一种东西叫文化,无论中国人的文化也好,外国人的文化也好;东方人的文化也好,西方人的文化也好,都只能是一个概括的、复杂的统一体,它决不是什么铁板一块、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那种东西,正如英语里面所说的 monolithic block。我之所以首先提出这个观点,是想为后面的文章提出依据。这个观点,是从自然科学,尤其是二十世纪的物理科学 (physical science) 发达以来得出的。至少,它多多少少暗示着我这样说的合理性,或者支持我这一说法。在西方学术史上,希腊的德漠克利特认为万物是由一个个的小颗粒组成,那就意味着针插得进、水泼得进。后来,德国人莱布尼兹提出单子论(monadologie),认为世界由一个个的 monodology 构成的,也不是铁板一块。针也插得进,水也泼得进。英国近代的休谟(Hume)认为世界由一个个的 idea 构成,于是他的学说叫 idea 学说,他的主张就叫做 Associationism,即观念联合论。世界由一个个的观念联合起来。奥地利的维也纳有一个人叫马赫,他认为世界由一个个的感觉(sensation)构成的。到了英国的罗素,认为世界由一个个的小颗粒组成,看不出来是铁板一块的东西,他叫做“space、time、event”,即万物由时空、空间、家伙构成

的。就一件件的家伙讲，他叫逻辑原子论 (logical Atomism)，就它所构成的一个大家伙而言，就叫逻辑构造论。每一个大家伙，都是构成的。讲中国通史，要讲得透彻，我就学用罗素的办法，用逻辑构成论来讲。按逻辑原子论，将历史分得很散，然后聚拢来。分得散，就是逻辑原子论；聚拢来，就是逻辑构成论。这样一来，万无一失。只是逻辑原子论中可能有很多原子没有包括进去，逻辑构造过程中可能构造有问题。我在《中国通史导论》中曾经采用这种方法，后来删掉了，最近又刊印在《周谷城史学论文集》中，叫“历史环行论”。“历史环行论”无异于罗素的逻辑构成论。我把文化看成一个散家伙，不是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的东西。

六十多年前，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出版了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。这本书大意就是把文化分成三个，即西方文化、东方印度文化、中国文化。印度文化以向后倒退为特征，西方文化以向前进取为特征，中国文化以调和持中为特征。这本书影响很大。在中国，曾经有人说它没有一句是正确的。但在外国，有英文、德文、法文的翻译版本。他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种，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，有敏锐的眼光。但其中的错误也很多。我用事实来说明。这三种文化中，从空间平面而言 (Horizontal speaking)，可能一种之中包括另外两种，就中国的调和持中来说，难道中国人就从来没有向前迈进吗？历史上打天下的皇帝都是好大喜功、向前迈进的；你说它不向后退吗？中国历史上自杀的人很多，入山唯恐不深的人也很多。所以，在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中，向后退的思想也有，向前进取的思想也不少。反过来讲，印度文化可能也包括另外二种的一些因素。起初，印度讲倒退的人只有几个，只有少数佛教徒主张入涅槃，即进入一种什么也没有的境界。而向前进取、调和持中的比例也是很大的。向前迈进的西方人，向后倒退、调和持中的人也不少。要不然西方字典中，应该没有调和、持中这些词，中世纪就不

会有庵堂生活。这种生活是向后倒退的。所以，就横的说来，这三种文化中每一种都包含其他另外两种。这是对梁先生的一个批评。就竖的而言（Vertical speaking），这三者（如果有这三种的话）可能都要经过中世纪到现代（经过封建主义，到资本主义）。封建主义以前是奴隶主义（slavery），slavery 时代的东西可能经过封建主义、再经过资本主义。资本主义有一套，封建主义时代有一套，奴隶主义时代有一套。这一套可能前后搭一点，它们不是一刀切。这个搭上，不是几何学上的两个圆相切，而是两个圆相交。由奴隶制时代进到封建制时代，再进到资本主义时代，这三者不是三个圆相切。相切的圆只有一点，这一点等于零，这就是一刀切。历史上的文化，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相交之点，不会等于零。同样，奴隶制文化好比一个圆，封建制文化也好比一个圆，它们的相交之点不会等于零，两个圆不是相切，而是相交。我认为，相交的说法比较正确，相切的说法是不能想象的。这符合孔夫子的说法。孔子认为，历史上的文化有损益之分，没有斩钉截铁，这个代替那个之说。他说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”商朝人的文化是接受了夏朝人的文化而来，所以加上了什么，减少了什么，是可以查出来的。“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”。周朝的文化是从殷朝来的，加了什么，少了什么，也可查清楚。历史上的文化增加、减少的现象是有的。一个接一个发展，有增加、有减少，历代文化都是这样的。损益的最后结果是发展、向上，不是倒退、没落。所以，梁先生的文章，优点在于他有眼光，看到世界上三大套文化。从时间的发展讲，前后相续，互相交错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彼此交错。就横的来讲，这一种文化与那一种文化又相互交错。这种竖的相交错、横的相交错，一直发展下去。今后若干万年，它还是这样的方法，过去的交错要少一些，今后随着交通的发展，这种交错会多一些。历史是这样的，世界是这样的。所以，我对梁先生的文章提出了这

样的批评。

(二)

讲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。这边的东西到那边去，那边的东西到这边来。所谓中，就是指中国；西，主要指西欧、北美，现代也可以加上日本。因为日本虽在东方，但它的文化可能是西欧、北美的那一套，它的学术是从西欧、北美来的。英国产业革命后，全世界都向英国学，有的直接学，有的间接学，日本人直接学德国，德国人直接学英国。我们也学，只是没有日本学得好。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这样的。所谓交流，就是相互渗透。中国的东西一定要到西方去，反过来，西方的东西一定要到中国来。这种交流，只能是相互渗透，不能以一个代替另一个，不能以中国文化代替西欧、北美、日本的文化。反过来，也不能西欧、北美、日本的文化代替中国文化。这种代替是不可能的。中国文化不能取西方文化全部而代之，西方文化不能取中国文化全部而代之。谁也不能吃掉谁，中国文化不能一口吞下西方文化，全盘西化；西方文化也不能把中国文化一口吞下去。五四时期，有所谓“全盘西化”，想把西方文化一口吞下去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，而是相互渗透。如果他需要，他容得下的话，就可以从我这儿搬一些去；如果我需要，我容得下的话，就可以从他那儿搬一点来。这就是相互渗透的条件。举例说，现在我们缺少科学技术，就可以引一些进来，引进来的条件就是我们是否容得下，即所谓融化。如果吃够了，达到了饱和就不要了。反过来，如果西欧、北美、日本对于中国文化很喜欢（如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哲学在西方流行得很多），他们尽可以搬一些过去。如果西方人喜欢中国的山水画，就可以搬过去。现在，

西方人买中国的画风气很盛，西方人喜欢周易、老子哲学，这就是文化西流。老子哲学在西方的流行简直是登峰造极，最近，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送给我一本老子《道德经》，是英文译本。页页有画，有梅兰竹菊、人物山水、渔翁独钓，煞是好看，也好读。这是美国最畅销的一本书。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需要它。如果他们需要，就尽可以拿去。所谓交流，就是这边搬点过去，那边搬点过来。你吃得消，就拿过来，吃不消，就不要，肚量有多大，就要多少。现在我们对科学技术的需求还没有达到饱和状态，还可以大吃特吃。西方吃中国的东西，不仅没有达到饱和，而且还刚开始，老子《道德经》大概有人看了几遍，人物山水画大概看了几幅。有一个朋友将所藏的一幅画在纽约标价六千元，过了三天，六万块钱被人买走了。可见美国人喜欢中国的田园山水、梅兰竹菊。花卉有人要，盆景也有人要。外国人可以花巨款买一个小小的盆景、买一幅我认为是蹩脚的山水画。外国人喜欢这些东西，盆景喜欢，山水画喜欢，甚至几个字也喜欢，尤其是日本朋友喜欢同中国人比赛写字。不仅盆景、写字、画画外国人喜欢，而且连中国的园林设计也有人喜欢。比如，苏州的拙政园，外国人就很喜欢，有人居然把苏州的拙政园的设计搬到美国去了，很受欢迎。又如，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他们尽可以大大引进。条件只有一个：你容得下，你需要。我们需要科学技术、管理科学、银行货币、市场经济，只要我容得下，尽管拿过来。文化是交流的。人工去推进是一回事，主要还是事实上的需要。事实上需要田园山水，就搬过去。事实上需要西方的管理科学、市场论、推销术、货币银行、汇兑学问，它们自动地会流到这儿来。自动发展有一说法，叫抵抗最小力（Law of least resistance）。抵抗最小的地方，它就跑到那儿去了。那地方希罕什么东西，没有阻碍，它就去了。世界的文化交流都是这样的。大家知道，原来南非洲是比较落后的地方，落后的地方文化抵抗力

小，文化引进就比较多。现在打开地图一看，南非洲工业很发达了，铁路纵横交错。我国缺少管理科学、货币银行、会计、推销术、广告术，应该引进来。西方缺少田园山水、文物等，抵抗力小，就引到那儿去。人工掌握了这个抵抗最小力，就可以往需要引进的地方推一下，来个顺水推舟。大家如果做文化交流工作，就要了解世界哪个地方抵抗力最小。现在西方科学技术发达，如果你把科学技术推到他们那儿去，他们就不理你。所以，应该了解哪个地方缺少什么。文化交流就是相互渗透。交流需要时间，它永远是这样。即使将来天下一家，世界大同，这种工作还需要去作。比如，现在祖国大陆统一了，湖南缺少的，从上海引一些去，上海缺少的，从内地引出来。这是就一个国家而言的。世界也是如此。中国人有的，如果外国人需要，就可以拿去，中国缺少什么东西，就可以从别国拿过来。今天是这样做，明天这样做，后天也是这样做，世界一家了也是这样做。所以，文化交流的工作有的做，这样的交流是无限的交流。文化交流中，有损、有益，“所损益，可知也”，交流多少，它的量是可变的。交流得饱和了，就不再交流了。比如，西欧、北美、日本把中国的山水画、人物画吃得饱饱的，就不再要了，看惯了拙政园，就不再去了。人的心理是随时变化的，他们的脑筋不是铁板一块，而是时时在变。交流只有量的方面有损益，损益的结果就是向前发展。当交流达到大体平衡的时候，我们对管理科学、市场经济理论相当熟悉的时候，就不再需要了。这就是趋向平衡、相去不远。世界文化中有一个字 *uniformity*，就是齐一论，整整齐齐。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就强迫齐一，是没有道理的。达到了那种程度，就是自然齐一，这就是生态平衡，我用它来讲文化。*ecology*，就是生态学，它起源于希腊，最初用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妥协。平衡 (*homony*)，两者不相矛盾。后来，生态平衡这个字越用越广，用到现在，到处都是生态平衡。我们的宪法中也有生态平衡，它是指改

善人民生活的环境。平衡需要人来维持、培植。文化不平衡，地理差异大，将来慢慢趋于平衡，我就叫它生态平衡。希腊的生态平衡这个字现在用于生物学、生理学、文化人类学、历史学、政治学、美学。我从一本美国的科技史《科技发展史种种》，(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) 中查了“文化”这个词，其中写道：“历史上一切文化发展过程都是生态平衡过程”。由此，我就可以用这条来说明我用生态平衡这个词的合理性。生态平衡这个词起源于希腊，实际上，中国比希腊还发达，中国人很会讲生态平衡，喜欢与自然交朋友。

中国的所谓天地交泰，就是生态平衡，“万物并齐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是生态平衡。中国人最会讲生态平衡。

(三)

交流以后有些什么结果？我是乐观派。我认为，交流的结果应该是提高。中国文化接受西方的东西，是提高，不会下降。人们说我们的文化是中世纪的、下等的小资产阶级的享利物。什么是诗歌？他们认为，就是小资产阶级、封建士大夫享乐的下等物。什么是田园山水画？也是小资产阶级享乐的东西。这是贬词。这么贬低也不要紧，反正它存在。有人认为，这是谬种流传，意思是不要学。他虽然这样讲，但诗照样流行、发达。比如，在我的家乡，湖南省益阳县就有四个诗社。有许多律诗、绝句之作送到我这里，都看不过来。我想，这一定是思想没有改造好的老家伙（被送到乡下去安家落户的人）写的。因为这些诗作得很好。后来一查，四、五十岁的人多得很，年轻的小伙子也有。你说谬种流传，他就不怕谬种。这点是什么道理？科学尽管发达，他也身居现代

化的生产岗位，做的全是与科学技术打交道的事情，但他对那些旧东西还喜欢。这就证明中国现代化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搞点来，对中国中世纪封建士大夫所享受的文化不会消灭得太多。当然，损益是有的，不好的东西一定要丢掉的，要得的东西还是要好的。再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复旦大学教授、数学家苏步青，一个是故去的数学家华罗庚。两个数学家，所从事的是科学研究，但他们作谬种流传的诗作得极好。纯粹的数学家却喜欢写诗。可见，纯科学与封建士大夫所享受的东西一点都不矛盾。所以，今后中国科学技术发达的时候，传统的文化，如封建士大夫的诗、词等这类东西是不会消灭的。西方来的东西也不会一口把我们吃掉。学他们的科学，学到一定程度，就要超过他们。现在，我们好多东西都超过了他们。对于超过他们，西方人很欢迎。据说某大学的一个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登在杂志上，外国人读了，觉得有启发性，就请他去交流经验。他们欢迎这个。

交流的结果是向上，通通向上。上到一定阶段，他们不再要了，那又当别论，或者上到一个阶段，就是有毒的东西了。有很多文化，如果可以称得上文化的话，是有毒的。我们现在做很多事，但文化如果发展得太厉害，很多事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去做了，它统统代替了我们的手和眼睛，在我们生活中，它把我们的这种权力剥夺了，那么将来又得想法子。正如小孩子要过生活，而父母把他们的生活夺掉了一样，将来文化的发展也把我们的生活夺掉了，使得我们没有生活了。比如你要作数学，computer(计算机)代替了你，不再需要你去计算。这样，就没有生活了。所以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对发明创造压抑一阵子，也是可能的。那也不要紧，有损有益，这是自然的。至于全盘西化发展到极端可能要返回来。那也不要紧，返回来就返回来。全世界的文化如果发展到登峰造极、不再发展了，就往后退，一步一步，再退到原始社会，那也不要紧，只要有

那个可能,就让它去。英国很早就有一个斯宾塞,他著书立说。他的《第一原理》讲,文化的发展如同给手表上发条,越拧越紧,拧得紧紧的,发条逐渐松下来。现在是到了顶点向下走,还是没有到顶点向上走,这个问题不要我考虑,它要上来就让它上来,它要下去就让它下去。西方有“大劫”或“同归于尽”(Catasrophe catastrophie),历史上有同归于尽的说法。现在我们会到同归于尽的地步。爬到历史最高点再倒下来,不晓得在多少万年以后,所以,一点都不用着急。不过,就现在而言,东西文化交流使两方面都丰富,两方面都提高。我是乐观主义的。光辉灿烂的远景在前面,一年比一年快,这是文化的结果。

(四)

文化交流对于民族性是否有影响呢?这里提一下,因为研究社会科学总不免讲些民族性(Nationalism)。民族这个东西,就中国与西欧、北美的冲突力量而言可能会慢慢缓和。前提是我们的文化与他们的文化相去不远,大体趋于齐一。所以,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,可能会慢慢缓和,至于第三世界的民族(Nationality)与发达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大一些。这不是坏事情,冲突大一些,第三世界民族向上的呼声就高些。因为他们看到东西方文化的趋于接近,而他们自己则落后了,相形见绌,需要迎头赶上去。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他看到中华民族的落后,引起他民族心理的加强,希望中国能赶上去。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不会因自己落后而向后倒退,他们要迎头赶上,这是真的。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会慢慢趋于齐一、趋于一致。东西文化趋于一致时,民族之间的冲突也许会缓和。

(五)

对于目前中国民族问题,再讲两句话:中西文化交流之后,总的来说提高了,与西方文化趋于齐一,但在中国文化有突出的三件事,

第一,中国的宗教信仰会逐步走向不冲突。在前清末年,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教案问题。因为他传什么教,我不同意,我要传什么教,他又不同意,不同意就打架,打架伤了人就打官司。前清末年,到处都有这种教案。现在就不再有教案了,这是不是基督教、天主教没有流传过来呢?其实,信教的人越来越多,就是缓和下来了,生态趋于平衡了,你那边的东西没有我们这儿容纳不了的地方。而且,宪法也容纳各种各样的宗教,这就使教案没有了。可见,宗教的冲突将来会少一些。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?因为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问题之一。至于我们的儒家,或儒教,或孔夫子主义也要到外国去,而且去得不少。中国的十三经都有德文、法文、英文的翻译本,尤其以英文翻译最多。十三经译得很详细,正文译了,句释也译了,这说明他们需要这个东西。你说孔子的学说是毒品,要不得的,他们就大译特译。西方有一套书叫«Sacred Books»(《圣典》),有三十几本,世界上的宗教的圣典、经典都包括进去了,而且也包括儒家的观点。他们把中国经典译成英文,把我们的儒家或儒教搬过去。而我们则把基督教、天主教拿过来,开始的时候要打官司,现在这类的教案没有了。在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里面宗教信仰徒不少,有的担任要职。可见,宗教冲突是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,以后会缓和。

第二是语言问题。孙中山先生讲民族有三要素,即宗教、语言与血统。对于语言问题,我现在很乐观,乐观在哪呢?将来世

界上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，中国学英语的人越来越多。刚解放时，有英文不学，认为这是崇洋媚外，说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英文呢？现在不叫崇洋媚外了，贸易往来，文化交流，接触的时候多得很，你晓得讲外国话，为什么不讲呢？我在这篇讲话里，有时把外国话包括进来，这已成了习惯。各民族的英文也是这样念，这也解决问题。比如，有个外国人在问路，你可以去帮助他，为他解难。我上次在从湖南到上海的列车上遇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国女子。我问她来中国干什么？她说，pada，我实在不懂，她就把它写在纸上，原来是找八大山人。因为她想找他学画，她根本不知道八大山人早就成为过去了，我告诉她这是找不到的。她接着问我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学问叫风水，也就是看地，这门学问在中国是否发达。我告诉她，看风水在中国是被禁止的，因为它同算八字一样是迷信。她莫名其妙。她实际上讲的是山水，即 landscape，也就是人物山水中的那个山水，由于我的帮助，她终于弄清了这个问题。这样也有好处，广交朋友。所以，语言通了，彼此之间的隔阂也就没有了。又比如，上下电梯时，诸如 up, down, stop 等词你要懂，要不然，他想上，而你却让他 down，他要 stop，而你却再将继续 up 上去或 down 下去，这样，就会出现冲突，出现麻烦。所以，语言在经济文化交流中实在必须搞通。沟通就是这两条。中文与英文在今后会大发展。英文会发展，有其历史原因是英国人会作生意，生意经把英文带到全世界去了。现在非洲殖民地的人多少能讲几句，虽然讲得不漂亮，但总能交换意见、表达意思。讲英语将来会成为一种风气。我们在中学读书时，有历史、英文、国语、地理等课程，英文就是生意经送来的，我们只好接受。中国人懂英文的人多，德、法、日的人都懂几句英文，将来英文会流行得很广。其次，中文将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在英文之上。为什么呢？以中文为本国语的人就有十亿以上，如果要找到十亿说英文的人就很难，新加坡百分

之八十的人讲中文,印度尼西亚人几乎个个都会中文,中文的势力大极了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文容易学。这不是谬论。诸位也许要反对,人人都讲拼音好,只有中文难学。我就说,只有拼音难学,但是中文容易学。我学过英、德、法、俄等文字,那些东西都相当难,花几年功夫也不行,要作到能写、能说、能听、能讲,都不那么容易。中文容易学,美国人到中国来只有几个月就解决问题。当然,这不是最高级,但他能够应用。一个美国女教师在香港留学一年,在这一很短的时间里,她能写汉文,而且用繁体字,能读我的《世界通史》三卷,并且赞成我在书中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观点。这足以证明汉语容易学。我讲中文容易学,是有理由的。第一,汉文字少。孙中山先生的一本《三民主义》仅用一千零二十个汉字。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一共只用三千个汉字,毛泽东的文章复杂曲折,高论至理多得很多,只用三千个字就解决了问题。现在我们用的韦氏大字典四十九万词。而中文字典五万字不到。在这五万字中,只要认识三千字就解决问题。这样少的字,有什么难学呢?一点都不难学。也许大家要说,中文不拼音,要死记硬背,外文有拼音,一个月就学会了。我认为,学会了拼音,不一定认识一国的字,背熟了二十多个字母,学会了abcd,不一定懂得一国的文字。要懂得一个国家的文字,还是要死记硬背,没有一个不如此。不要认为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等看了符号就会念出来,晓得念是一回事,懂得它的意思是另外一回事。懂得它的意思需要死记硬背。中国文字没有拼音标记,要死记硬背,这是真的。现在字典中把拼音用括号记在汉字的后面,中国语言的标音问题就解决了。一查字典,读后面的拼音,所以,现在小孩初学时认拼音,一个月就学会了。有人认为,两者平行不对。这样既要懂得左边的四方块字,又要懂得右边的音符。有人认为,没有标音的方块字对于科学发展是一大障碍。我不知其障碍在哪里。我认为,中国学术也很发达。外国人认为中